



“打猎队”在罗布泊第一泉合影，二排右二为司喜忠。



张爱萍将军到部队视察，左一为司喜忠。

80岁“飞毛腿”司喜忠讲述往事：

徒步4300公里为原子弹保驾护航

戈壁里练就一双铁脚板，人称“飞毛腿”

近日，在张湾区康园小区里，记者见到了80岁的司喜忠，他家的桌子上放着老人写的一本回忆录，书中记载他当年在罗布泊巡逻的经历。

书中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张爱萍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的一首诗，这首诗盛赞七勇士徒步巡逻4300公里，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保驾护航。诗中写道：露宿雷雹待天晓，头顶烈日烧脚板。追踪好似“飞毛腿”，克难犹有“丁铁汉”。诗中的“飞毛腿”，就是司喜忠。“张爱萍当时是核试验现场总指挥，核试验结束后，他到我们连来视察，听说我们4300公里巡逻的故事，觉得很了不起，即

兴写下这首诗。”司喜忠说。

1959年，19岁的司喜忠从河南应征入伍后来到新疆，被分到东大山哨所。这是一个只有12人的小哨所，司喜忠每周除了站岗放哨，还要牵着骆驼给百公里之外的新葛尔营地、孔雀河气象站等地转运物资和信息。在东大山哨所的4年时间，司喜忠经常一个人牵着骆驼在戈壁里往来，不仅练出了一身虎胆，还练就了一双铁脚板，战友们戏称他为“飞毛腿”。

1964年4月，司喜忠和几名战友接到一个特殊的命令——以徒步方式巡逻，不携带任何交通工具和通讯器材。巡逻的目的是啥？领导没说，只是

让他们听从命令行事。司喜忠说，事后他们才知道，这次巡逻是围着核爆点走了一圈，确保核爆试验绝对安全。

当年4月15日，7名战士背着生活物资，荷枪实弹，踏上了征程。他们平均每人负重37公斤，没有向导，只有一张军用地图和一枚指南针。每个月，部队派车给他们补给一次。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，他们与世隔绝，作伴的除了战友，只有漫天的黄沙和恶劣的自然环境。这七人分别是：队长何仕武、副队长王万喜、“保护神”王国振、“神枪手”王俊杰、“骆驼”潘友功、“铁脚板”丁铁汉、“飞毛腿”司喜忠。为了保密，这支小分队取名为“打猎队”。

巡逻时迷路，3支葡萄糖口服液救了他们的命

为了前后照应，队长何仕武指定司喜忠、潘友功担任巡逻尖兵，在前方开路，呈三角战斗队形前进，队长和副队长则时前时后指挥。戈壁气候反复无常，白天炎热无比，夜晚气温又降到零度以下。由于巡逻范围在罗布泊，他们要面对的除了沙漠，还有盐碱地、水坑、沼泽等特殊地形。

半年的巡逻中，司喜忠印象最深的一次迷路事件。一天，小分队在古楼兰完成巡逻任务时已经天黑，携带的淡水全部喝完，大家决定连夜返回营地，没想到走偏了方向。第二天下午，王万喜因为严重缺水，晕倒了。

小分队最后携带的液体就是3支葡萄糖口服液，王俊杰打开一支给王万喜，但他只浅浅地吸了一口就推开了，那支葡萄糖在7个人手中传来传去，谁也舍不得喝。最后何仕武命令，丁铁汉和潘友功带上两支葡萄糖去找水源。他俩相互搀扶，后来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在地上爬，终于爬到一处水源时，膝部已经见了骨头。“多亏这3支葡萄糖，我们七人得救了，并最终胜利完成了任务。”回想当年那一幕，司喜忠唏嘘不已。

戈壁滩上的风，三天两头地刮，小分队艰难地走过了芦苇塘的那天，一

阵大风刚过，倾盆大雨跟着就来了。大家赶紧找出雨衣，把武器弹药和粮食包好，然后7个人背靠背地坐在3个背包上，打开3床被子顶在头上，再盖上雨衣。就这样，7个人还是个个都被淋透了，冻得直打哆嗦。到后半夜，才雨住风停。

半年过后，司喜忠和战友回到营地。事后，他们才知道自己走了4300多公里。4300公里是什么概念？如果以祖国的最北端漠河为起点，走到重庆市，差不多4150公里。这么长的距离，7人小队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，用脚丈量出来，每个人穿破12双布鞋。

40年后，他和战友重聚当年哨所

1970年，司喜忠从部队退伍，来到十堰支援二汽建设。“刚离开罗布泊的那段日子，特别不舍，整夜整夜睡不着，想念战友，怀念当年巡逻的日子。”司喜忠说。

1988年，司喜忠又学起了摄影，虽然此时他已年过半百，但是凭

着对摄影的热爱和一股执着劲，他拍摄的照片多次获奖。他连续3年被中国汽车报、中国机电报评为优秀通讯员，他还是当时东风公司第一个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图片新闻的人。

2004年，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

成功试爆40周年的时候，司喜忠和当年巡逻队的另外4人一起回到当年的哨所，这也是他离开罗布泊后第一次回来。他们在部队领导的带领下四处参观，“哨所吃穿住用都变了样，已经看不出当年的模样了。”



司喜忠拿着自己写的回忆录，深情地回忆起往事。

1964年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，震惊世界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当年为确保原子弹研究与实验顺利进行，7名军人组成一个“打猎队”，在茫茫的大西北沙漠步行巡逻半年之久，总行程4300公里。转眼间55年过去了，当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张爱萍在诗中盛赞的“飞毛腿”司喜忠，一直生活在十堰。近日，80岁的司喜忠向记者讲述那段激情岁月。

文/记者 罗毅
图/记者 吕世银